

阳台上

郑培凯

岳。但是，大多数时候，巫山云雨都让人想到梦幻般的云雨之情，接近李商隐写的《过楚宫》：“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阳台云雨联想，始作俑者是宋玉的《高唐赋》与《神女赋》，前一篇写“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楚王就问宋玉这云气是怎么回事？宋玉说了一个先王在高唐梦遇巫山神女的故事，绸缪缱绻之后，神女告诉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一篇写襄王听了故事，就夜梦神女，可惜好事未谐，只留下无限怅惘。历来学者如唐代李善、北宋陈师道都说，宋玉写这两篇赋，用意是讽刺楚襄王，远离女色的淫惑。钱锺书在《管锥编》里却有别解，认为《高唐赋》创作的意向是神思卧游，与孙绰《游天台山赋》及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属游览文类，想象翻飞，翱翔于巫山巫峡之间，不见得是讽喻男女的床第淫思。不过，我们从历代诗文的引用典故的事实来看，中国历代文人的思维意识中，阳台云雨一词的寓意，明显指向男欢女爱，影射的是情欲好好。

刘禹锡写《巫山神女庙》，有这样的句子：“星河好夜闻清佩，云雨归时带异香。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当然是描述巫山神女投怀送抱，与襄王一夜好合之后，归去之时还在空中弥漫令人陶醉的异香。欧阳修《梁州令·红杏墙头》写情离分之后思念绵绵，春暖花开，不禁撩动了旧日欢好：“阳台一梦如云雨，为问今何处？离情别恨多少，条条结向垂杨缕。此事难分付。”连朱熹夫子写《九曲棹歌》，写到武夷第二曲的玉女峰，居然也想入非非，联想到了巫山神女：“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道人不作阳台梦，兴人前山翠几重。”道人不作阳台梦，兴人前山翠几重。好在他撇清得快，说自己是修道之人，诚意正心，不会做阳台云雨之梦。我们实在不知道朱熹对于投怀送抱的美姬，是否也像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不过他在武夷山冲佑观提举，主要是祭祀仙人武夷君，不做巫山云雨梦，也是应该的。也曾挂名主管冲虚观的辛弃疾写过《水龙吟·晋王穆有佳人》，副题是“爱李延年歌、淳于髡语，合为词，庶几《高唐》《神女》《洛神赋》之意云”，拼合古典诗文，写山居生活的闲散，却也有艳遇的场合，让他情迷意乱，“看行云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下、襄王侧”。不过，面对女色的诱惑，辛弃疾却能“止乎礼义，不淫其色”，不醉里挑灯看剑的慷慨风流，坦坦荡荡道来，有意无情迷的遐想，也有止乎礼义的把持，不必像朱夫子那样做出壁清野寺的撇清。

熟悉书法史的朋友都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张伯驹捐献给毛泽东的李白真迹《上阳台帖》，行草挥写，一共二十五个字，是青莲居士李太白唯一存世的墨宝：“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帖，太白。”没错，就是作《清平调词》的李白，以飞扬跋扈的千钧笔力，龙飞凤舞，书写了这幅“上阳台”。这里说的上阳台，是王屋山道教洞天的阳台，跟襄王神女上阳台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无关。王屋山的阳台含义，是可以登高远眺，瞻望朝晖夕阴，体会天人合一境界的阳台。李白认识的道士好友司马承祯，在开元年间于王屋山建立了道观阳台观，天宝三年（744年），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王屋山阳台观，并寻访老朋友司马承祯，没想到司马承祯已经仙逝，因此有感而书写了《上阳台帖》。所以，李白写的这幅书迹，名为“上阳台”，带有修道求仙的意味，跟宋玉留下来的阳台云雨典故没有丝毫关系。

坐在自家的阳台上，骋目远望，神思远扬，只能感叹中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多元歧义的情况太多，连坐在阳台上，都可以扯出连篇累牍的典故。虽非胡思乱想，大概和现代文艺青年的思路大不相同，或许也是代沟的见证，暴露了老派人的遐想总要讲古，有点回归传统的倾向。

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人生下来最先知道并让人心向往之的大江大河，大抵应该就是黄河和长江了吧？

这不仅仅因为在尚不能独自出门远游的童年时代，小学《语文》课本里“不尽长江滚滚来”和“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所激发的无边幻想，让原本就心怀童稚的少年浮想联翩，还因为从那一刻起，每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都深深地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是炎黄之后、黄河长江养育的儿女。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黄河，是在三十多年前。

1984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地区文教处教研室工作。这年冬天，教研室接到省教科所通知，要求派员到沈丘参加一个语文教学会议。当时，文教处要抽调我到办公室当秘书，我不愿去，就提出以让我去沈丘开会为交换条件。之所以出差到沈丘为交换条件，我是有我的“小九九”的：一是可以趁转车机会逛逛北京；二是可以在陇海线河南境内从车窗看看黄河。

那时候，中国的火车不仅跑得很慢，而且拥挤不堪。现在从天水到郑州，坐高铁仅四个小时，那次却跑了一天一夜。到了风陵渡，我就试图把自己挪到窗口，想眯会儿看一眼黄河的身影。可车厢里乘客挤得密不透风，脚下、头顶都是人，想挪动身子寸步难

序跋精萃

英国自然作家、博物学家梅比这本关于杂草的书《杂草的故事》（典藏版）（理查德·梅比著 陈曦译 译林出版社2020年8月版），可与美国作家迈克尔·波伦的《欲望植物学》（中译本改译为《植物的欲望》）相媲美。此书有一个英文版本的标题是Weeds: In Defense of Nature's Most Unloved Plants，如果直译的话，大约为《杂草：为大自然中不受待见之植物说点好话》，作者的用意似乎已经有所流露。

“杂草”这样的词，听起来就边缘化。什么是杂草？长错地方的植物、没用的植物、令人讨厌的植物，即“不受待见的植物”。杂草位卑身贱，汉语中“草包”（喻外强中干无能之人）、“草率”、“草率”、“草率”（形容溃散）、“草率班”（民间戏曲班社）、“草菅人命”、“草莽之臣”、“如弃草芥”、“寸草不生”、“秋草人情”、“浮皮潦草”、“落草为寇”、“拔草寻蛇”、“闲花野草”、“草莽英雄”、“阡陌野草”、“拈花惹草”、“剪草除根”等，都透露出杂草的地位和身份。当然，也有取褒义的，也不乏辩证的，如“草书”。

梅比是经验丰富的自然作家，颇懂传播技巧，他能将平凡的事情写得非常生动。我读他的书不多，只有两本：除了这本《杂草的故事》，另一本是描写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的《怀特传》。我还看过有他出场的几个文化短片。不过，通过这些已经能够判断，他是一位写作高手，他有学者气质和丰富的二阶博物实践经验。

英国农民诗人约翰·克莱尔曾说：“杂草，正合我心意。”梅比和我一样欣赏克莱尔，由此可部分猜测到本书的反常识见解。杂草是文明的一部分，它托举着、映衬着、装点着文明，这既具有隐喻正确性，也有字面正确性。人类对杂草的态度是矛盾的。梅比并不想为野草完全翻案，并非想置恶性杂草的基本危害于不顾而拼命讲它的好处。入侵杂草真的非常厉害，我们不能把黑的唱成白的。微甘菊已在广东沿海一带肆虐；紫茎泽兰早就侵入云南和贵州山地……如果对这些不友善的举动无动于衷的话，简直就是无原则、鼓励“放纵”。与此同时，本土杂草的生存频频受到威胁，比如北京野地里生长的美丽草本植物睡菜、款冬在最近几年濒临灭绝，校园草地上

的地点梅、葶苈、荔枝草、地黄不断被园林工人费劲地清除。

梅比的书有12章，差不多每一章都以一种植物命名，如贯叶泽兰、侧金盏花、宽叶车前、三色堇、牛蒡、柳兰等。每一章所述内容并非完全围绕标题，结构相对松散。就这一点而论它似乎不够简洁，但内容更丰富。梅比在几乎每一章中，都通过大量的举例反复传达一个观点：嘉禾/杂草、良木/恶树等划分是相对的、暂时的，与我们一时的看法、认定有关。学者讨论问题既要抓细节也要看整体，对于较长的因果链条，要看到局部两段或多段间的因果勾连。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眼下进入视野的现象，要追究一个阶段的原因，一方面也要探寻两段甚至三段原因。杂草的入侵之所以复杂，相当程度在于它涉及文明进程特别是现代化进程中因果链的多个环节。一个无法根除的历史事实是，我们今天所珍视的一切主粮植物和美味的蔬菜植物，都曾经是杂草！比如水稻、高粱、玉米、马铃薯、粟、山药、甘蔗、柠檬草（香茅）、甘蓝、菠菜、粽叶芦、韭菜、薄荷、藜、芥、水芹，它们来自野草，其中一些至今仍然野性十足。而一些恶性杂草在全球泛滥，恰好与我们所谓的文明推进同步。文明所至，杂草始生。

带有贬义的杂草，竟然是文明的伴生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本来各种植物在价值上没有分别，人以人的眼光，而且是近视的眼光来审视它们，才有了分别。一些植物被判定为有用，甚至价值连城，比如海南黄花梨（降香黄檀）；一些植物被判定为无用，对人有危害或影响庄稼生长，需要铲除或抑制。于是，哪里有什么文明哪里就有杂草，有什么样的文明就有什么样的杂草。“有害”杂草是无法消灭的，骂、割、砍、烧、挖等招法尽管使用，除草剂尽管喷洒，到头来杂草依旧，甚至越来越昌盛。其实，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培育了杂草，导致其引入、变异、进化、传播。人类发动的战争，也会打破大自然的局部平衡，从而影响到杂草的枯荣、进退。文明与杂草协同演变，人类对杂草似乎永远是爱恨交加。其实，退一万步讲，杂草如病毒，不需要消灭（也灭不干净），只需要和平共处。

人类为何有时那么猖獗？“是因为杂草把其他野生植物全都铲除，使

这种植物失去了可以互相制约、保持平衡的物种。”（中译本第14页）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或其他方面的某种好处，人类经常过分简化事物，低估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不顾及缓慢适应性法则。刻意选定优良植物，人为抑制不符合要求的其他植物，被视为天经地义，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也通常取得了效果。但是，大自然之平衡和稳定性被打破，生物多样性被快速改变，风险同时在增加；当事物演化到第二、第三阶段时，人工选择的结果可能令特定杂草反而强壮起来。谁来承受风险呢？往往不再是当初获利的“当事人”，而是依附于土地上的弱势阶层。当年的发财者或许转移到另一块土地上，已开始上马新的项目了。

当然，许多情况下，私利表现得并不明显。有时当事人仅仅出于好奇，或者为了科学研究、为了公共利益，在操作过程中不经意地释放了可怕的杂草。一些杂草常以植物园、大学和研究院为跳板，最终扩散开去，事后大家都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比如邱园草（即牛膝菊）、牛津千里光、牛津草（即蔓柳穿鱼）、杜鹃花（对于英国）、葛（对于美国）、臭椿（对于美国）、火炬树（对于中国）、互花米草（对于中国），当初引进这些植物，动机与短期效果都无可厚非，但结局却出人意料。实际上，恶果不是可以避免。古老的格言早就说了：人算不如天算，智慧出有大伪。可总有一部分自以为聪明的人，未经慎重考察与测试就不负责任地引进外来物种。

为何葛与臭椿在中国一点都没事，到了美国就疯长起来了？水土异也，环境变了。它们在中国久了，相互制衡，彼此适应，不会有天翻地覆，但到了美国就不适应。不适应不一定意味着衰亡，而有可能是“飞黄腾达”、无拘无束地繁衍，即“过分适应”。那么好了，在美国待久一点不就适应了吗？完全正确。问题是，人能够忍受这一过程吗？

人们谈论适应，必须有时间限制，即在多长时间内达成适应，抛开时间限制来论适应则没有意义。植物的人为迁徙也确实提醒人们，要防患于未然；若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想出稳妥的应对办法。

杂草入侵后怎么办？在西方有各种“杂草法案”，问题意识一向很强的科学家更不会闲着，消灭、控制杂草

的措施层出不穷。科学、科学家从来不怕事，就怕没事。但有多少措施是管用的？一定要区分短期管用和长期管用，还要看有多大的副作用。

谁有先见之明？严格地说，谁都没有，或者谁都有点。常识以为，科学家在预测上比较在行，其实在杂草问题上，并非总是这样。梅比引证大量材料，反而显示文学家、诗人比科学家更有先见之明，能提前“看到”大量事物演化的可能结局。这并非因为前者智商更高，只是由于后者更专业而自坠井底。

如果仅仅根据科技杂志上的最新成果来写一部关于杂草的科普著作，我想不会吸引太多读者。梅比没有那样做，他似乎更喜欢引用文学作品和绘画，他在乎莎士比亚、克莱尔、华兹华斯、杰弗里斯、温德姆、塞尔夫、孟勒。即使对于他不喜欢的拉斯金，他也大段引用，并找出对他的“反科学”观点有利的一点最新科技进展。

人类与杂草周旋颇久，时间跟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但不得不说，只是在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文明横扫世界之后，杂草危害才变得突出。世界的西化告一段落，新技术革命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再次启动了杂草风险警报，而免转基因植物的孟山都公司出售特制的除草剂而闻名。

20世纪60年代，美军向越南喷洒了1200万吨橙剂——一种高效的化学落叶剂，为的是让游击队无处藏身。橙剂给越南国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五十多年过去了，相当多被喷洒的森林仍然没有恢复过来。那些地方特别适合丝茅等杂草生长，人工干预没什么效果，火烧反而加速了其疯长。人们尝试栽种柚木、菠萝和竹子，但都失败了。不过，最近丝茅又从亚洲潜入美国，让南方各州头痛不已，“不得不说这种复仇颇有诗意”（中译本第15页）。

别忘了，孟山都就是当年橙剂的生产者、获利者。我在越南参观过一座博物馆，那里展示了大量橙剂受害者的照片，真是惨不忍睹。这个“猛毒”的孟山都摇身一变，成了现代农业甚至生态农业的化身，真是够讽刺的！

《杂草的故事》提醒人们以更宏大的时空视野、非人类中心论的视角看待植物。此过程即便不能提升我们的境界，也能弱化我们过分干预的冲动。“道法自然”，顺其自然者长生。

笔会

黄河初醒
(布面油画)
钟涵



黄河的颜色

王若冰

行，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宣告失败。火车到了郑州，趁乘客上下车的机会，我在两排座位之间占据一个可以临窗眺望的位置，准备在火车过黄河的时候满足我已经贮藏了二十多年的愿望。

火车还没有出郑州城，一个大胖子一屁股挤到我前面，硕大的身体把整个窗户都占据了。就在我们拼命挪动身子，寻找瞭望窗外的缝隙的时候，突然，车厢里有人惊呼“黄河！”

第一次和期待已久的黄河相遇，竟仅如此短短的一瞬间。然而，就是这转瞬即逝的匆忙一瞥，郑州附近金光闪烁的黄河水和车窗外黄河流经华北平原时的浩荡气势，便让我终生难忘。

《幼学琼林》有句话说“圣人出，黄河清”，意思是说经年浪浪排空的黄河是很难看清的。但20世纪90年代，我在兰州看到的黄河却青碧如洗。那次到兰州天色已暮，我投宿的宾馆就在黄河铁桥之侧。第二天早上拉开窗帘，一条清粼粼的河流跃然窗

外，一片金黄的洪流自北向南涌来。夕阳映照下，一川黄金流水如刚出炉的钢水，闪烁着金灿灿的光华在天地之间奔流。

“这就是黄河啊！”

就在我趴在人头缝隙，痴痴望着金光灿灿的黄河，心旌飞扬、不能自已时，火车一声长啸，驶过了黄河大桥。窗外的田野、村庄，又陷入冬日的肃杀、灰蒙。

那一次和期待已久的黄河相遇，竟仅如此短短的一瞬间。然而，就是这转瞬即逝的匆忙一瞥，郑州附近金光闪烁的黄河水和车窗外黄河流经华北平原时的浩荡气势，便让我终生难忘。

外。碧河水清澈碧翠，舒缓东流。我有些纳闷：明明就住在黄河边上，眼前哪来这么一条纤尘不染的河流呢？室友指着窗外一河清流告诉我，眼前这条碧水流清就是黄河。他还告诉我，黄河在兰州以上，都清澈如许。后来到了青海贵德，面对从玛多黄河源头起步，在青藏高原蜿蜒奔流500多公里后依然青翠如玉的黄河水，我竟感动得双目湿润。

我的感动不仅来自黄河上源清澈见底的黄河水，更缘于后来我在壶口看到的泥沙俱下、跌宕奔突的黄河的浩荡气势，便让我终生难忘。

那是2011年。这年秋天，为写作《渭河传》，我驾车开始了在渭河流域的孤身漫游。为了追寻渭河支流洛河身影，我从陕西蒲城北上，直抵接近洛河源头的志丹县。返回途中，发现有条公路直通壶口，便情不自禁，一脚油门从陕北高原进入被滚滚南下

的黄河劈开一道裂口的秦晋大峡谷。

从陕北黄土高原断裂带纵横交织的沟壑环绕而下，闪烁着金色波浪的黄河时隐时现。到了壶口镇，满河流水如凝结在一起的黄金粘液，闪烁着耀眼光芒在秦晋大峡谷深处舒缓南下。傍依只有零星细浪无声翻滚的黄河转过一个弯子，骤然间就有隆隆巨响迎面扑来。顺着震彻峡谷的喧响望去，茫茫水雾从峡谷中央升起。水雾升腾的地方，在西北高原奔走2000多公里的黄河带着已经与茫茫黄土融为一体的颜色奔涌而来。一个巨大的石壘朝天敞开，因两岸层层叠叠的巨石阻拦冲击而顿时变得臂力震天的滚滚黄河，如身披黄金铠甲、冲锋陷阵的威武之师，手挽手，肩并肩，高举金壶四射的团团巨浪，一排接一排，奋不顾身，朝巍峨岩高筑的壶口奔泻而下。飞泻而下的巨浪跌落壶底，似沸汤开壶，激流翻滚，声震如雷。堆堆巨浪飞溅而起，如竞相绽放的黄金，金光四射，璀璨夺目。

那一刻，黄河两岸被一种令人心旌飞扬金色映照、笼罩着、拥抱着，犹如黄金锻造的宫殿。以至于此后多少年，只要一想起黄河，我耳际就响起那排排巨浪涌入壶口时排山倒海的隆隆巨响，眼前就浮现出壶口瀑布前赴后继、激情绽放的黄金浪花……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